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快班长的“慢生活”



张高鹏在检查设备。

□赵春国 文/图

说话像连珠炮,吃饭狼吞虎咽,走路脚下生风。这是大家对西北油田采油一厂采油管理二区巡线班班长张高鹏的第一印象,班员们跟不上他疾风骤雨式的节奏,都喊他“快班长”。

可自打年初集团公司开展“百日安全无事故”专项行动以来,班员们惊奇地发现,快班长竟一反常态,过起了“慢生活”。

这不大早,刚上班不久,1号集气站院子里,当班的工人们整装待发准备干活。

“彭根,你到2号储气罐罐顶检查罐顶压力和呼吸阀。”彭根正在皮卡后厢整理管钳扳手等工具,为上罐做准备。

“等一下,到了罐顶,安全带一定要高挂低用。”张高鹏叮嘱道。

“班长,你放心吧。”听到彭根回答,张高鹏想了想又说:“等一下,刚好我也要到罐顶检查,干脆咱们一起上去吧。”

从罐顶下来,张高鹏和彭根又驱车赶到相距不远的作业井,那里的几名承包商员工正准备进行清蜡作业,张高鹏过筛子一样仔细检查所有安全设施。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我现在再给大家强调一遍直接作业环节的安全规定和注意事项……”作业开始前,张高鹏大声叮嘱。作业开始后,他又全神贯注地观察作业现场的每一个细节,突然叫停了作业:“活怎么能这么干?你立即返工,严格按照操作规程重新打绳结,打绳结时慢一点,质量必须合格。”他语气坚决,毫无商量余地。

“班长,这可不是你一贯的作风啊。你不是雷厉风行,常叫我们跟时间抢效益吗?”在巡井的车上,彭根忍不住问。

张高鹏若有所思地说:“今年参加管理区组织的班组长安全培训,感触很多。以前我带大家干活喜欢拼速度讲效率,快是快了,可存在不规范不细致的毛病,虽然没发生事故,但留下了潜在的安全隐患。石化属于高危行业,必须树立不安全不生产的理念,小心又小心、谨慎再谨慎。”

彭根恍然大悟,怪不得现在每次开班前会,张高鹏都要不厌其烦地对班员进行安全提醒,等所有活都干完了,还要回头“打扫战场”,再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原来是怕哪个地方出现疏漏,留下“尾巴”啊。安全无小事,慢工出细活,看来快班长“慢生活”不是没有道理。

帮忙来得正当时

□张均文/图

近日,华北石油工程公司西部分公司“沙漠玫瑰”志愿者服务队走进村庄,为村民提供义务劳动,将“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到实处。

在村民张大爷家的田间地头,志愿者戴上手套,俯下身子,有的翻地、有的除草、有的修剪果树枝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棵棵果树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田垄间的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谢谢,谢谢。你们可给我们老两口帮了大忙了。”张大爷感激地说。

张大爷70多岁,几个子女有的在外地,有的上班太忙。近4亩的土地,只有老两口打理。现在正是辣椒、番茄育苗的关键阶段,西部分公司志愿者服务队帮忙来得正是时候。

“大爷,别客气,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什么需要您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天色渐晚,志愿者和张大爷老两口挥手道别,踏上了返程之路。



图为志愿者在帮村民张大爷锄地。

编者按:这是一场特殊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活动围绕32本泛黄的笔记本展开,笔记本的主人虽已去世好几年,但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让人受益无穷。

32本泛黄的笔记

□任厚毅 文/图

4月30日,胜利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稠油所党支部开展了一场题为“学党史、忆传统、聚人心、促发展”的学习教育活动。

活动围绕32本泛黄的笔记展开,笔记本的主人虽已去世好几年,但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胜利油田40年来稠油热采领域的近千个科研算例,字迹工整、图表清晰,就像打印的一般。

笔记本的主人叫赵正琪,生前系稠油所的技术专家,这个所几乎有一半的人都曾经当过他的徒弟,他被誉为胜利油田稠油热采技术奠基人。围绕他的感人事迹,该所党支部给员工上了一堂生动的“传承石油精神、弘扬石化传统”的党课。

胜利神算

赵正琪的数学天赋在上学期期间就格外突出。

1933年,赵正琪高中毕业考入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因为数学成绩优异被抽至北京石油学院热工专业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2年,赵正琪参加了石油大会战。1985年,他主导的项目“稠油注蒸汽吞吐工艺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为嘉宾参加当天主题活动的睿智勇是赵正琪的徒弟之一,现任胜利油田地面中心副经理。

睿智勇回忆说:“2004年,我毕业分到稠油所,2005年接手设计注汽隔热油管强度。当时用计算机软件计算常规注汽井口套升,得到的数据在1.2米左右。因缺乏实践经验,就向已退休的赵正琪请教。”

“赵正琪只看了一眼就说,这个结果肯定有问题。大约三四天后,他带着计算报告来了,我一看当时就惊呆了,整个报告十好几页,全部手工书写,字迹相当工整,过程极其详细,计算公式中的分数线、等于号全是比着尺子画出来的。”

“当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的计算结果是井口抬升15.2~17.8厘米。实践表明,这口井注汽过程中最大套升高度为16厘米,与赵正琪的计算结果非常吻合。”

“应用数学与纯数学最大的不同是,你必须到现场去,要掌握现场的第一手资料。”这是赵正琪经常对徒弟们说的话。

后来,利用他这个计算方法,大家对多口常规注汽井套升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每口井实际抬升高度都在他的预测范围内,他的“胜利神算”美誉就是这样得来的。

“至今我们现场上用的有些算法,还来自于这个算例。”赵正琪的另一个徒弟,现为稠油所高级工程师的李淑兰发言。

□本报记者 常换芳
通讯员 朱锐 忽凤红

“虽然你现在是全国技术能手了,但也不能骄傲。咱是石油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老三严’‘四个一样’的优良传统。”5月9日,远在新疆的河南油田采油一厂塔河项目部李超打电话叮嘱三女儿李幸。

这样的叮嘱,李超总是不厌其烦。

李超的7名家庭成员中有5名都在采油厂工作,是名副其实的采油之家。作为一家之长,他把石油精神作为“传家宝”传给孩子们。他说:“石油精神就是我们家的精神血脉,得一代代好好传承下去。”

企业的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

“企业的事比天大,要永远放在第一位。”这是李超的人生格言,也是他要求孩子们的标准。

李超今年56岁,依旧奔波在外部市场。他说:“只要企业有需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胜利铁人

赵正琪比王进喜整整小10岁。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从甘肃玉门到达萨尔图火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同年同月,赵正琪在书本上对石油有了比王进喜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两年后,当王进喜打出的油井开始出油时,赵正琪毅然决然离开了工作环境优越的北京,北上加入大会战的队伍中,在大庆油田井下作业处任技术员。

“我爸就是一个标准的那个时代的人,单纯、执着,全身心热爱工作。这么多年,我虽然跟他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但我知道他的整个心都在油田,都在他无比热爱的稠油开采事业上。”说话的是赵正琪的大儿子赵宇航,也是这次主题活动的特邀嘉宾。

赵正琪对科研工作相当“较真”。对此,该所主任工程师、他的另一个徒弟翟勇也有深刻体会:“现场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采油厂让计算某某参数,但他们也无法确定,往往就会说简单算算就可以了。但这样的话,千万不要让赵正琪听到。”

“计算是科学严谨的,绝对没有简单算算的道理,已知条件不完整、基础参数不明确,坚决不算,为了应付差事,简单算出结果来交差,这样不仅不能指导生产,而且可能会误导生产,甚至产生严重后果。”这是赵正琪常常告诫徒弟们的话。

对王进喜来说,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我爸绝对也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稠油技术研发也是他的命。”文革时,他这样的人很自然地被打成“白专”。怎么办呢,他白天也跟着别人一起打扑克,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地去做一些研究。”赵宇航说。

跟铁人一样,赵正琪之后也喜欢扎根一线,即使后来当了领导之后,也经常上现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他不折不扣的工作信条。

即使退了休,赵正琪也经常来所里,以及附近的热采装备厂。现场一有问题,比如管柱在油井里断了,拔不出来,他都会去先分析,再做理论计算,最后给出详细的计算结果。

胜利“教书匠”

“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稠油所党支部书记徐鹏感慨地说,“最初的打算只是开展一个不太一样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就想起了所里的老前辈赵正琪——他是我们所里不可多得的石油传统宝藏,请来一些熟悉他的人,主要

一个采油之家把石油精神作为精神血脉,代代传承,用能吃苦、肯钻研、乐奉献的石油精神书写了石油员工的石油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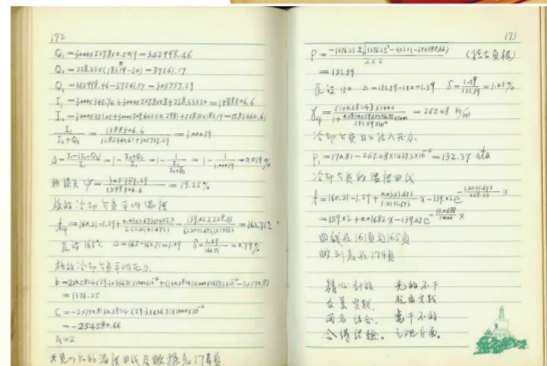
采油之家的精神血脉

受疫情和低价的影响,河南油田生产经营、扭亏脱困形势更为严峻,油田把外部市场当作生命工程,号召全员闯市场。

李超积极响应企业号召,主动报名去新疆塔河市场。单位领导考虑到他年龄大了,劝他留守在家。李超一脸不高兴:“老石油这个时候不带头啥时候带头!”

“我爸虽然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他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石油精神,对我们是无形的教育。”李幸说。

年初,河南油田新疆采油厂需要一批年轻技术员。虽然李幸的孩子才5岁,但她和爱人李志强商量后,还是决定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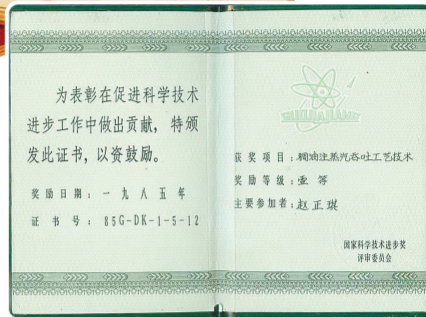
赵正琪(左一)年轻时在生产现场。



赵正琪在办公室做计算。



稠油所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座谈会现场。



是让所里的年轻人切身感受一下老石油的精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为完成稠油所今年艰巨的创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主题活动还在继续深入。

“我爸在那地方(工程院家属区)岁数大了,之前一直叫他来跟我们住,他死活不干,就是舍不得他那一帮徒弟,主要是和他们在一起可以搞研究,这几乎是他的唯一的乐趣吧……”赵宇航动情地说。

正是因为喜欢,赵正琪在每一次攻关结束后都会把所用到的数学方法、计算公式和应用算例都认真地誊写到工作笔记本上。

从1972年启用第一本笔记开始,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2015年去世。40余年的时间,他写满了32本笔记本,内含近千个算例,涵盖了胜利油田整个稠油开采技术的历程。实际上,他用来演算的本子,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32本笔记,相当于32本书,是他一生智慧和心血的浓缩,也是胜利油田整个稠油热采技术的精华和见证。

“我爸早就跟我说过,技术,一个人用就是一个人的成就;十个人用,就是十个人的成就。大家都能用并且用好这是最好的。技术一代代传承,一代代超越,才有前进的动力,才有更新更好的成果……这些笔记本按照我爸生前的意愿,捐给工程院和胜利油田了,也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赵宇航拿起一本笔记感慨地说。

他回忆说,父亲退休后,既没有选择搬去和孩子们一起住,享受天伦之乐,又没有寄情山水过轻松闲逸的生活。父亲找到稠油所当时的领导,希望自己能够回到所里,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年轻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热爱研究。

这就是赵正琪众多徒弟的由来,这些人很多已成为胜利油田稠油领域的专家,也有很多成为领导、技术骨干。

“他是一位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的老师,他也是石油传统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重温他的事迹,真是太有意义了!”该所高级工程师,赵正琪的徒弟之一曲丽发言说。



遇到难题不退缩

4月20日,李超戴着老花镜,坐在电脑前,用他特有的“二指禅”方式开始输入资料。

李超平时接触电脑不多,但在外部市场,甲方要求当天的资料必须输入电脑存档,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挑战。

每天从现场回来,李超就戴着老花镜,坐在电脑前练习,不懂就问年轻同事,很快就学会了基本操作。虽然速度比较慢,但无论熬到多晚,他都坚持录完当天的资料。

李超说:“石油人干啥都得有韧劲儿,不能轻易放弃。”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女婿刘博在难题面前,也是从来不屈服。

刘博是采油一厂地质研究所动态室副主任。今年,河南油田采油一厂产量一直处于被动。他带领技术人员对每个井组进行潜力分析,发现问题挨个攻关。

“石油精神就是我们家的精神血脉,我自己要传承好,也要像老岳父一样把这种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刘博说。